

第一章 想當哥哥的朋友

敬昌十一年，國泰富強，不迫戰事，百姓過得安穩，京城繁華依舊，民風逐漸開放，街上漸有並肩而行之男女。

京城之中有一衡陽侯府，衡陽侯因助當今聖上登位，權力高漲，晏津嶸為人豁達大度，善助人，軟肋乃家中妻女——

據聞其年輕時玩心重，可出乎意料的娶了御史大人的獨女為夫人，那姑娘身體羸弱，晏津嶸好不容易娶回家後萬般憐惜，調養了很久身子才好些。

而自夫人懷了身孕，晏津嶸更是寸步不離，在萬般期待中，夫人生下了一個小姑娘。

晏津嶸疼惜夫人生女辛苦，於是府中只有晏時歡一個孩子，自是萬般疼愛。

晏時歡也不負眾望，盡挑了父母好的生，俏生生的惹人憐愛，府裡自然將她寵得不行。

還未至夏日，太陽逐漸烈了起來，讓人徒生燥意，更別說是鬧騰得厲害的小孩子了。

雅致的小院內種了許多花，恰逢花季，便開了滿園芬芳。

下人們路過某間屋子皆輕手輕腳的，生怕擾了主子們午睡。

床上的帷幔後，一大一小兩個身影挨著，一女子蓋著薄被而眠，睫毛纖長，呼吸略輕，一雙美目就算是閉著也能看出容貌極佳。

女子忽的蹙起了眉，像是有何處不適，微微一動，隨意散落的長髮被旁邊的小小身影壓住，這一扯拉使得女子眉頭更加緊皺，從睡夢中轉醒。

迷濛中睜開眼，便見身旁的小姑娘睡得極不安穩，許是覺得熱，無意識的踢掉被子，小臉皺成一團。

池晚鶯側躺著微微一笑，白皙的手輕抬女兒肉肉的小手，將自己被壓著的長髮解救出來，隨後拿起床頭的小扇，一下一下地給小姑娘輕輕搗風，直到她臉不皺了，舒舒服服的吧唧了下小嘴，池晚鶯才笑了一下，停下手中動作，小心的坐起來更衣。

半個時辰後，床上的一小團東西翻了個身，手一伸就想滾到娘親懷裡去，可小手伸出去卻沒構到，扁著嘴睜開眼，床上空蕩蕩一片，她最喜歡的娘親不在身旁。

剛剛睡醒的晏時歡臉上微微帶紅，霧濛濛的眸子瞬間泛起水光，正委屈巴巴的想要自己坐起來，卻聽見房門打開的聲響。

抬頭一看，自家溫柔的娘親正巧進來。

池晚鶯走到床邊發現她已經醒了，頓時輕柔一笑，雙手撫上小姑娘的肩膀將人半抱起身。

「阿歡要起床了哦，今日不是說想要去顧府找顧哥哥玩嗎？」池晚鶯含笑看著她。那日顧家壽宴一別，小姑娘離開時趴在爹爹的懷裡，卻頻頻回頭看那略顯孤單的小公子。

許是年幼，不知孤單之意，水靈靈的大眼裡只有孩童的懵懂好奇。

她只知起初自己覺得他好看，就想同他一塊玩，可這個說好要帶她玩的哥哥，帶

她到花園後根本就不想跟她玩，還欺負她追不上，是個壞人！可是後來她哭著要找娘親爹爹的時候，壞哥哥又抱著她去找他們，所以……也還不算太壞吧。

她走時看見不算壞的哥哥站在原地，板著臉很不高興的樣子，年幼的小姑娘便覺得他雖然欺負了她，但還是捨不得自己走的。

看著對方孤單的模樣，她歪頭想了想，這個壞哥哥肯定沒有什麼朋友。

歸家後，晏時歡拉著娘親說可不可以再去找他玩。

池晚鶯很是驚訝，問她為什麼？

晏時歡軟糯回道：「阿歡想當那個哥哥的朋友。」

她朋友很多的，可以帶他一塊玩！

衡陽侯府門口，晏時歡乖乖在馬車裡坐著，時不時探出頭看看爹爹回來沒有。等了一小會，那挺拔的身影逐漸靠近，男人剛剛下朝，正策馬而歸。

念著府中女兒在等她，晏津嶸御馬速度極快，只花了平日一半的時間便回到侯府。他方才下馬，晏時歡便聽見動靜，紮著兩個揪揪的小姑娘從馬車裡探出小腦袋，一雙靈動水眸笑眼彎彎，欣喜的喚道：「爹爹！」

晏津嶸腳步一頓，隨後朗聲一笑，將馬交給下人，闊步走來。

他本以為妻女會在府裡等他歸來，沒想到小姑娘直接在門口等著他，大手揉了下女兒的頭，溫聲問：「等爹爹很久了？」

晏時歡笑得甜甜搖著頭，軟糯道：「沒有呀。」

晏津嶸掀袍準備上車，忽的被肉乎乎的小手扯了扯衣服，疑惑地看向小姑娘。

晏時歡眨巴眨巴水眸，滿眼好奇與期待的看著下人牽的馬，「爹爹，阿歡也想騎馬馬！」

晏津嶸捏了捏她肉嘟嘟的臉，換來她的扁嘴後笑出了聲，「阿歡太小了，爹爹抱著你騎可好？」

他從不拘著女兒，何況小孩子天真懵懂，好奇心重，便應該讓她多瞭解這個世界。一聽他答應了，晏時歡瞬間便忘記方才被爹爹捏臉的事，小身子挪了挪便出了車廂，馬車離地有些高，她自是下不來的，晏津嶸傾身靠向女兒，大手托住她的腿，一下就將小姑娘抱起來。

晏時歡咧嘴笑著，看著那高大的馬，有些迫不及待的欣喜。

靠近馬匹後，晏津嶸一手抱著她，一手摸了摸馬頭，安撫了一會他的愛馬，隨後雙手舉著小姑娘讓她先坐上去。

晏時歡哪裡坐過馬，這一上去有些東倒西歪的，一雙眸子依賴的看著自家爹爹，嘴裡無措的喚著他。

幸好晏津嶸並未撒手，按著女兒的腰不讓她掉下去，嘴角含笑道：「咱們家阿歡怎麼傻傻的。」

雖是如此說，可眼裡滿滿都是寵溺。

一會後晏時歡終於能勉強坐著不歪倒，晏津嶸趁著她不晃的那一瞬，俐落的翻身

上馬，坐在小姑娘身後護住她。

「阿歡坐好了，爹爹帶妳騎馬馬。」隨著話音散去，烈馬奔跑了起來。

這馬是晏津嶸打獵時愛騎的，速度快得不行，讓小姑娘害怕的往後縮進爹爹懷裡，不過眼裡分明與她爹爹一樣，皆是泛著歡喜。

晏時歡適應馬上顛簸之後，迎著的風聲裡只餘男人寵溺的輕笑，還有她咯咯的笑聲。

待到了顧府，小姑娘還沉靜在騎馬的愉悅中，頗有些戀戀不捨的回頭看著爹爹拴在樹下的烈馬。

察覺到她的眼神，男人頓時一把將女兒抱起，「待回程也帶妳騎馬馬。」

聞言，晏時歡回過頭來，抱緊爹爹的脖子蹭了蹭。

晏津嶸不禁笑了笑，帶著她走向顧府，只是到了門口才發現，他竟因朝政繁忙忘了發拜帖，明明昨晚夫人還提醒過的。

他挑了挑眉，交代了一句，然後掏出一塊小牌子，交給門口的下人進去通報。

隨後快步而來的並不是顧家老爺，而是個中年男人。

對方朝晏津嶸行了禮，微微低頭道：「見過衡陽侯，衡陽侯快請進，小人是顧府的管家，今日老爺與夫人皆不在家，由小人代為招待。」

晏津嶸替女兒將頭上打結的繩子解開，隨意點了點頭。

「本侯爺今日來找顧家二公子，不知他何在？」

管家雖疑惑衡陽侯為何找二少爺，而且還帶著女兒來，可也不敢多問，只老實的在前面帶路。

越是靠近院子，管家越是猶豫，終在一荒蕪小院停住腳步，轉身朝晏津嶸他們欠了欠身，「侯爺，不如小的去喚二少爺出來。」

抬了抬眼，看見那破敗小院，晏津嶸眼裡閃過幾分了然，故作不悅的冷冷看了管家一眼，抬步就向小院走去。

而晏時歡懵懵的摟著爹爹的脖子，乖巧又好奇。

才剛拐進院子，遠遠便聽見孩童稚嫩的聲音，好幾個孩子正一人一句的說著什麼。

晏津嶸抱著女兒聞聲而去，管家心裡叫糟，在一旁試著說些挽救的話。

「府裡的公子小姐們都喜歡在一塊玩……」

但傳開的話語聲裡顯然不是這麼個情況——

「你這個野種，還不從咱們府裡滾出去！」

「快點，去給我撿球！」

「喂，別這樣，他好歹有國師罩著呢。」有一稚嫩的女聲陰陽怪氣的說著。

「國師不過一時興起，妳看說過那預言後可有照拂他半分？呵，不過是個妓女的兒子，怎麼配得上咱們顧府！」

幾個孩子站在一男孩面前，咄咄逼人地攔住他的去路，刻薄的言語讓人咋舌，才幾歲就如此性子，怕是長大了也好不到哪去。

看向獨自站著的男孩，不發一語，只皺眉冷瞧著對面幾人，不復那日壽宴的錦緞衣衫，只穿了身單薄的粗布衣服，且能看出已經洗得褪色，如此更顯得他孤苦無

依。

晏津嶧越聽越皺眉，右手按著女兒的背壓向自己懷裡，低聲安撫道：「阿歡乖，捂住耳朵一會。」他不想讓自家小姑娘聽見這些惡毒話語。

晏時歡聽不懂那亂糟糟的聲音在說什麼，但是爹爹如此說了，她便舉起兩隻小肉手覆在耳朵上，隨後眨巴著大眼睛乖乖巧巧的看著她爹。

晏津嶧低頭一笑，隨後抬起頭眼神便冷了下來，抱著人大跨步走了進去，到顧南澤身旁拍了拍他的肩，隨後看向那些因他和管家出現而有幾分慌張的小孩。

「本侯爺瞧著顧二公子性子平穩，不亂嚼舌根，往後肯定是能成就一番大事之人。」幾個孩子在壽宴上見過他，知曉他是顧家惹不起的人，只得遮遮掩掩地道了歉，但看向顧南澤時眼裡仍是不服氣。

待幾人走後，管家拉著顧南澤交代了幾句才離開，不是他不願留，但衡陽侯的意思太過明顯，他是不敢留下來的。

管家邊走邊歎氣，侯爺來時眼神還平和，如今似乎對顧府存了些意見。

唉，都怪那些無法無天的少爺小姐，待老爺回來定是要罰的。

此時的晏津嶧抱著女兒與顧南澤一塊走著，見她還乖乖捂著耳朵，便含笑拉下她的小手，晏時歡看見旁邊的小男孩，極有禮貌的甜喚他一聲「顧哥哥」。

顧南澤腳步一頓，微微仰頭看著男人懷中的小姑娘。她上次不是被自己弄哭了，怎麼還敢來？莫非是來找自己的？

待到了破舊荒涼的屋子前，仍是一個下人都未見，顧南澤快步上前領他們進屋，隨後倒了兩杯茶。

晏時歡雙手捧著茶杯喝了一口，卻不像是府裡都是恰到好處的溫茶，這茶許是因為涼了，全然沒有茶香，入口澀澀的。

她下意識皺起眉，疑惑的看向顧南澤，眼裡閃著疑惑，「顧哥哥喜歡喝涼涼的茶嗎？」

顧南澤身子一頓，對上她懵懂毫無惡意的眼神，一時並不知曉該如何答。

一旁的晏津嶧捏了捏女兒的臉，溫聲道：「那阿歡喜歡喝涼涼的茶嗎？」

晏時歡小臉微皺，想搖頭可是小眼神微頓，撞上身旁小男孩的眼神——平淡無波，只是微微顫動著，怕是心裡覺得有些難堪。

也不知是不是她忽然懂了，一雙星眸滿是真心，語氣雀躍地說：「喜歡呀！」

顧南澤心裡鬆了一口氣，唇角不自覺地揚起一些弧度。

「顧哥哥將喜歡的茶給妳喝，那妳請他下回到我們府裡，請他吃妳喜歡的東西好嗎？」

晏時歡聞言自己跳下凳子，跑到顧南澤身旁，就如她與父母撒嬌那般，拉著他的手晃了晃，軟糯甜膩道：「顧哥哥來找我玩呀！阿歡請你吃最好吃的鬆糕！」

不是很習慣和旁人身體碰觸，顧南澤僵了下，可看見她閃亮閃亮的眼神又不忍拒絕。

他心裡暗暗想著，不答應這個小姑娘，她怕是會哭，於是板著臉點了點頭。

風吹過破敗小院，小姑娘水眸亮亮，小男孩故作成熟，那年她三歲，而他六歲。

顧南澤如約上衡陽侯府玩，被府裡人熱情招待，他一直繃著的臉險些繃不住。

到了侯府晏津嶸便放心得多，任由女兒欣喜的拉著僵硬的小男孩去玩。

小姑娘懵懂天真，滿眼皆是想將自己所愛與新的小夥伴分享，可那甜甜的糖果、草編的螞蚱、好看的珠花，在顧南澤心中激不起一絲波瀾，他早就告別了童趣，被迫早早走向懂事。

「這些都是阿歡最喜愛的！顧哥哥喜歡嗎？」晏時歡捧著東西到他面前，星眸閃亮亮的問。

三歲與六歲身量差了不少，小姑娘微微仰著頭，小臉圓圓的，皮膚又嫩又白，只是那眸子恍若會說話般，眨巴眨巴讓人不忍拒絕。

抿了抿唇，顧南澤皺著眉說了句喜歡。

小孩子不懂察言觀色，可對喜惡很是分明，晏時歡拿出最喜愛的東西，可新朋友似乎並不喜歡。

「顧哥哥不喜歡嗎？」那興高采烈的語氣瞬間低落下來，她默默將自己喜歡的東西放回原位。

顧南澤看見她蔫了吧唧的站在一旁，眼裡的光都黯淡幾分，心裡瞬間有了幾分懊惱。

他見她第一面就知曉這個小姑娘很嬌，怎麼還是沒有順著她呢？而且晏津嶸上回幫了他，自己便得報答才是！

可他太過年幼，也不知從何著手，正巧這小姑娘對他似乎有幾分興趣，便想著哄她開心好了，可沒想到哄人開心似乎比府裡孩子的刁難還要讓他頭疼。

小男孩眉頭緊了緊，「妳……」

「顧哥哥，那你喜歡什麼呀？」晏時歡的眼神又瞬間亮起，恢復興致勃勃的模樣。

看見她如此，顧南澤心裡鬆了一口氣。「喜歡看書。」與銀子。

可是不能與她說，若他說了出來，他怕這嬌憨的小姑娘真會給他找來。

他母親生病，生活窘迫，自是過得貧寒，所以他很需要銀子。

「書？爹爹有！」果不其然，晏時歡眼睛一亮，眉眼笑彎了說道。

「那是侯爺的，不是我的，我不能隨意看。」顧南澤認真的與她解釋。

「為什麼啊？」她委屈巴巴地垂下了頭，扁嘴道。

顧南澤搖搖頭，唇角微微有絲弧度，「以後我可以自己買。」

晏時歡拉著他的手，賭氣道：「那我們不要爹爹的！以後阿歡給顧哥哥買！」

幾分任性的軟糯話語讓顧南澤失笑，搖了搖頭並未當真。

粉荷池塘，四通小路，晏時歡帶著他參觀了侯府，一路上小姑娘時而安靜時而囁囁喳喳，而他彷彿真是來參觀般，偶爾應幾聲也能讓她說話的興致高昂……

衡陽侯夫妻見兩人相處有趣，也由著他們玩，這一來二去的，他們也認識半年了。

這日，顧南澤照舊被小姑娘牽著，入了侯爺與夫人的院子。

池晚鶯在屋裡繡花，聽見下人稟報時，兩個孩子已經進來了。
放下手中的繡繩，她坐於圓桌旁，遙遙朝兩人一笑，「快過來坐。」
顧南澤跟在晏時歡身後，在池晚鶯溫柔的注視下坐在她們身旁。
夏日炎熱，晏津嶸心疼妻女熱著，從宮中要了不少冰塊回來，讓她們備在屋內解暑。
冰塊難得，顧南澤在顧府從未見人用過，如今瞧見微微愣了一下，不由多打量了幾眼。
池晚鶯見到了卻未做聲，只當沒有看見，低著頭用帕子為女兒擦汗。
一會後餘光瞧見他端坐著，才微微側頭看他，笑道：「南澤可熱？再忍耐一會，我讓下人備了凍西瓜，一會就上來。」
顧南澤想說已經很涼快了，可是張了張口，最後選擇點了下頭。
「顧哥哥，西瓜最好吃了，甜甜的！冰冰的！」晏時歡一聽能吃西瓜，立馬扭頭與他說著。
晏津嶸聞言點了一下頭，反倒是池晚鶯點了點她的鼻尖，無奈道：「妳個小丫頭，上回趁我出去一趟，偷偷吃到鬧肚子，要不是南澤在，今日也不許妳吃。」
被人揭了短，晏時歡蔫蔫的趴在桌子上，軟糯道：「娘親壞壞。」
正巧這時，蕭兒端了一盤切得均勻的西瓜上來，紅豔豔的惹人口齒生津。
「西瓜！」趴著的小姑娘眼睛一亮，精神百倍的坐正了身子等著吃。
池晚鶯不由得無奈的揉揉女兒的腦袋。「吃吧。」
晏時歡迫不及待的拿了一片小的張口就啃，啃得嘴邊紅紅一片。
相比於她，顧南澤先是看了一眼池晚鶯，得到對方含笑的眼神後，才拘謹的拿起一片西瓜。
入口清甜，冰涼爽口……顧南澤動作一頓，隨後更慢的吃了起來。
冰都少見，何況是冰凍的西瓜，他小心翼翼又有些捨不得吃完。
池晚鶯看得心中微微憐惜，遞了一塊乾淨的手帕過去，柔聲道：「未用過的，拿來擦擦手……怎麼你一個男孩吃得比阿歡還慢，快些吃，後面還有呢。」
晏時歡聞言就笑他，「顧哥哥快些吃啊，快追上阿歡呀！」
小男孩內心敏感，感激的看了一眼池晚鶯，吃的速度快了些，只是動作依舊守禮。
待晏時歡吃到第二片時，忽然捧著西瓜歪了歪小腦袋，看著他軟糯道：「我娘親超好！」
顧南澤唇角微彎，點了點頭，「嗯，侯爺夫人特別好。」
繼續啃西瓜的女孩動作頓住，猛的抬頭一臉防備，「娘親是我的！」她嘟了嘟嘴有幾分嬌蠻。
一旁的池晚鶯含笑，戳了一下她的圓臉，「妳這小丫頭又在瞎想什麼。」
晏時歡皺了皺眉，更顯得古靈精怪，她心裡正想著，娘親不懂，爹爹說娘親太好了會有很多人搶，她得幫爹爹保護娘親。
隨即轉頭對著顧南澤一本正經道：「娘親是我的，你可不能搶我娘親哦。」
顧南澤也不知曉為何她會如此想，許是六歲與三歲的想法已經大不相同了吧，他

心裡有些發笑，可是表面依舊平靜，順著她道：「不搶。」

「顧哥哥乖！阿歡獎勵你大西瓜！」

得到想要的答案，晏時歡滿意了，站在凳子上拿了一片西瓜到顧南澤面前，笑咪咪的純真眸子讓他下意識跟著勾了勾唇。

晏時歡很主動，老想與他一起玩，顧南澤本著要報答衡陽侯夫婦的心，一直沒有拒絕。

時間這麼一晃，就到了小姑娘四歲的生辰。

那日衡陽侯府萬分熱鬧，往來皆是達官貴人，晏時歡也邀請了很多玩得好的小夥伴，顧南澤也在其列。

前廳熱熱鬧鬧都是人，阿諛奉承與暗暗較量，後院裡便輕鬆得多，只有小孩子們在一塊玩鬧。

晏時歡將身旁三個小朋友送她的禮物拆了，正在和小夥伴們分享，她愛不釋手的擺弄著他們送的珠花，小腦袋一晃一晃的，極為開心的模樣。

正巧拆到一本書，她還認不全上面的字，忽的想到什麼，歪了腦袋問旁邊端坐的小男孩，「書淮書淮，你是不是也喜歡看書呀？」

被她名喚書淮的小男孩側頭對她笑了一下，稚嫩的聲音回答道：「喜歡啊。」

晏時歡點了點頭，「我新認識了一個朋友，他也喜歡看書，等會他來了我們可以一塊玩！」

陸書淮聞言笑著點點頭。

顧南澤來時便看見如此畫面。

今日穿著一身紅裙子的晏時歡特別可愛，小腦袋上兩個揪揪的樣式也複雜了些，頭繩打著繁複的結，特別是小揪揪上綁的兩個鈴鐺，隨著她的動作叮鈴叮鈴響著，格外惹人愛。

可愛的小姑娘身旁坐著三個孩子，皆坐姿端正，矜貴無比，而她此時正湊過身去與其中一個含笑的小公子說話，也不知說著什麼，兩人笑得很開心。

顧南澤拿著木盒的手緊了緊，看著桌面上拆出來的各色禮物，再看她與旁人笑得開心，心裡有些悶悶的。

她是侯府千嬌萬寵著的千金小姐，自己又算得了什麼，連拿出的禮物都顯得寒酸，根本不缺他這一個。

手裡的盒子突然燙手了些，顧南澤沉默的站在遠處，有些望而卻步。

領他入院的丫鬟見他沉默的站著，有些疑惑的問：「顧少爺，為何不進去？」

抿了抿唇，顧南澤將手中的盒子遞給丫鬟，開口道：「請替我將禮物送給她，府裡有事，先走了。」

都已經到這，一二十步的距離罷了，況且他們都認識這位顧家二公子，因為小姐挺喜歡邀他來府裡玩的，今日生辰小姐該是很想和他見面的吧。

還沒等丫鬟推拒，顧南澤已將木盒推到她手上，轉了身離開。

晏津嶸幫過他，池晚鶯也對他很好，險些讓他覺得偶爾來侯府是某種快樂，也險些……沉淪在這愉悅裡。

如今看來，不過是他一廂情願，邀他來侯府許是客套，他卻當了真，只是晏津嶸夫妻不忍拒絕讓他難堪罷了。

還有那個小姑娘，她對每個朋友都這樣嗎？差點讓他以為她很喜歡和他玩……

他走的速度極快，丫鬟只哎了一聲，來不及叫住人，最後只得無奈的進院子。

丫鬟向晏時歡行了個禮後，將那個木盒給她，「小姐，這是顧二少爺送您的生辰禮。」

晏時歡才與陸書淮介紹顧南澤呢，怎麼人卻沒來，今日可是她生辰呀。

她愣愣的接過，一邊下意識打開盒子一邊問：「顧哥哥沒有來嗎？」

丫鬟只得如實回答，「顧二公子方才在院外，突然轉交禮物給奴婢，讓奴婢送您，隨後人就走了。」

丫鬟回答的同時，晏時歡已經將盒子打開，好奇的拿出那一個木頭小人兒。

那小人穿著很漂亮的裙子，頭上有兩個揪揪，一雙眼睛很大，臉上是笑吟吟的樣子。

「阿歡，這個小人兒有些像妳呢！」阿旭湊過來一臉驚訝的說。

「對啊對啊，與阿歡一樣紮著兩個小揪揪！」池沁水看了一眼也贊同道。

她小嘴立馬彎起來，頗有些愛不釋手。「顧哥哥才剛走嗎？」

丫鬟點了點頭。

讓所有人猝不及防的，晏時歡馬上放下了手中的小人兒，從石凳上跳下來，忙往院外跑。

照顧她的丫鬟一愣，趕緊跟了上去。

晏時歡邁著小短腿，跑到院子門口就停了下來，氣喘吁吁的東張西望。

「顧哥哥！阿歡看見你了！快出來！」

「顧哥哥快些出來！不然阿歡要生氣了！」

不遠處的亭子裡，顧南澤皺眉看著下面四處搜尋的晏時歡。怎麼這都能給她發現？

自己只是想看看她收到他的禮物是什麼表情，喜歡還是不喜歡。

看見她還算歡喜的模樣，他鬆了一口氣，正打算離開，沒想到她看了過來，兩人正巧四目相對。

他心裡有些莫名的心虛，慌忙跑到這裡，此處比晏時歡在的地方高一些，他能俯看她，她卻無法發現自己。

顧南澤就在亭子裡暗暗打量著她，本以為一會她就會離開，回去與朋友繼續玩，卻沒想到她站著找了一刻鐘，到最後……慢慢哭出了聲。

亭子裡的小男孩一顆心瞬間掉到地上，摔得粉碎。

他腳步凌亂的走下臺階，稚嫩的眉眼裡皆是焦急，迅速跑到晏時歡身前。「阿歡不哭，我在這呢。」

此時的顧南澤尚未察覺到，除了自個兒娘親，他對晏時歡也是溫柔至極。

小姑娘微微垂著腦袋，噘著嘴無聲的流著淚，看見他後也不哭鬧，就這般默默帶著淚眼看著你，小臉皺得緊緊的。

這任誰受得了啊，反正顧南澤是心疼壞了，他從懷裡掏出帕子，一點一點的給她

擦眼淚，放低了聲音安撫，「對不起……我在與阿歡捉迷藏呢，你看這不是找到我了嗎？今日可是阿歡的生辰，不哭了好不好？」

往日顧哥哥都只會默默聽她說話，偶爾回答幾句，無關緊要的話是絕不會說的，可晏時歡不曉得這些，她只知道向來話少的顧哥哥方才與她說了好多好多話！她驚訝著便忘了哭，只眼睛紅紅、帶著淚痕看著他，有些像呆愣愣的紅眼兔子。顧南澤見她停了哭泣，終於鬆一口氣，想了想後一把將她抱起來，一邊說話一邊走進院子。

「今日是你的生辰，可不能一直哭，往後都要開開心心的。」

晏時歡抱著他的脖子，覺得顧哥哥的骨頭有些硌人，和爹爹寬闊的懷抱完全不一樣，可這並不妨礙她生氣。

「顧哥哥真的壞壞！」

「以後阿歡才不要和顧哥哥玩捉迷藏！」

說出的話還帶著未緩過來的哭腔，軟糯委屈得不行，讓顧南澤心尖微麻，點頭應著。

直到兩人走進院子，到了三個小朋友面前，他才放下了晏時歡。

本以為她第一句會為幾人互相介紹，卻沒想到小姑娘高高興興拉著他的手道：「顧哥哥來了，可以吃凍西瓜了！」

她一直等著他來，才肯動最喜歡的西瓜。

許是習慣，許是心裡覺得那個壽宴後老喜歡來找他的姑娘有些可愛，又或許是他的童年太過寂寞，後面的幾年，晏時歡和顧南澤往來頻繁。

衡陽侯府愛邀他上府玩耍，兩人也會約著出去，也不知從何時起，從不愛笑的小公子總會看著身旁帶著嬰兒肥的小姑娘笑得溫柔。

後來，小男孩拜入國師門下，隨國師學習，他刻苦努力，認真起來是拚了命的。

因他勤奮不懈，國師欣慰之餘總將他帶在身旁，隨他瞭解更多實事。

而晏時歡愛黏著他，到現在仍是，所以在他隨國師出遠門前，會可憐巴巴的找到顧府，站在他面前委委屈屈的瞧著他，頗有被拋下之貌，讓人徒生憐惜與罪惡感。

顧南澤無奈，只得陪她出去玩一趟，好好將人哄開心，待她滿意了才蔫了吧唧的回去……